

鏖战大年初一

■陈升

战例

1933年夏，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瑞金各区、乡间奔走调研。重过大柏地时，看到前村土墙上弹痕累累，毛泽东回忆起1929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这天，同朱德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消灭国民党军第5师第15旅两个团的胜利战斗，有感而作《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抚今追昔，这场让毛泽东难忘的战斗，便是著名的大柏地战斗。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5军第4、第5纵队和军部直属队七八百人在新城与红4军会合。两军会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

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会剿”

军总指挥部集中6个旅约3万人兵力，策划分5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随着红军力量不断扩大，井冈山的经济状况变得十分紧张。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无法到远处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

为研究和确定打破国民党军“会剿”、解决经济给养困难的对策，1月4日至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4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共青团特委、红4军和红5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刚收到的中共六大决议案，并针对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研究分析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会议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4军第30团和第32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同时吸引国民党军“会剿”兵力，以解井冈山之围。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4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进军。途中，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名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指出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同时，还颁布了《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提出十大政纲。

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得知红4军主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会剿”红军的5路人马中抽调第1路和第5路共4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同时，部署其余3路兵力“进剿”井冈山。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4军采取打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强击弱，沿粤赣边界向东转移。

趁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红4军每天行军五六六十里路，在遂川大汾，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沿途，部队得到扩充，后经上犹、东固地区，是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独立第4团的根据地。红军要积蓄和发展



图为大柏地战斗旧址。

资料图片

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进占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庾（今大余）县城。进入县城后，红4军立即开展群众工作，但仅停留两三天后，国民党军便尾追而至。

24日，毛泽东和朱德等指挥红4军依据大庾城东北高地，迎击国民党军第7师第21旅3个团的进攻。由于当地没有群众组织，红军事先没有得到情报，仓促应战，遭到失利。红军乘夜色撤出战斗，但敌人穷追不舍。毛泽东在给中央报告中说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红4军平均日行九十里以上，辗转于粤赣边界地区，战胜了天寒地冻、山路崎岖、衣单粮缺等困难。红军将士一边行军作战，一边沿途做群众工作，帮助各地建立中共党组织和秘密工会、农会。

1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抵达安远县的鹤子坪，与中共安远县委取得联系，获悉国民党“追剿”军分左、中、右三路企图合击红军。革命情势十分危急，毛泽东、朱德率部离开安远，向寻乌的吉潭、项山一带前进。1月底，红4军主力在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圳下村宿营，拂晓时，遭到国民党军第5师第15旅偷袭。突围时，毛泽东和朱德曾被敌人打散，分别带领军直属机关突围。

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五十公里的速度强行军。时值隆冬，沿途人烟稀少，红军穿着单衣，穿行在天寒地冻的崇山峻岭之间。2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召开了中共红4军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总结进军赣南以来的经验。红4军在近1个月间，脱离根据地游击作战，无法保证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红4军前委经过充分讨论，“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往东固。”

东固地区，是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独立第4团的根据地。红军要积蓄和发展

展力量，还是要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会议刚开完，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前来通报，“追剿”军第15旅正在包围罗福嶂。毛泽东同朱德率部撤离险境，沿闽赣边境经福建武平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行动。

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4军军部、独立营和特务营抵达瑞金北部距县城约60里的大柏地山区。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具备打伏击战的地理优势。这时，国民党军第21旅第42团和第34旅第68团已前出于都，第21旅第41团在会昌停止不前，战斗力较弱的第15旅第29、第30团孤军冒进，继续追击红4军主力。

10日，农历大年初一。清晨，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担任前卫的红31团第3营指战员要求打一仗，打垮尾追敌军。毛泽东、朱德采纳指战员的意见，立即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敌“追剿”兵力仅为国民党军第15旅2个团，态势颇为孤立，可以利用大柏地南北走向的十余里长的峡谷地形优势，打伏击战。红4军前委决定立即作出战斗部署：主力埋伏在瑞金以北大柏地谷地两侧求歼灭该敌，一个营在隘前警戒，负责将敌诱进伏击区。10日15时，国民党军第15旅2个团进至大柏地以南隘前时，与红4军警戒分队接触，警戒分队边打退，将敌人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

当晚，红4军完成对敌包围，并以夜战、近战击退敌军。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兵力较少，仍然浴血奋战，拿起刺刀、石头、枪托等同敌人顽强作战。朱德带队冲在前头，毛泽东也提枪带着警卫向敌军阵地冲锋。翌日，红军继续进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战至正午，将敌军两个团全部歼灭。这一仗，红军俘敌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重机关枪6挺和大量子弹。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是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初步扭

转了红4军主力下山后的被动局面，使赣南党和群众受到很大鼓舞。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搏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人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红4军初到大柏地时，由于当地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几乎都跑到山上躲起来。红4军一路挨饿受寒，官兵体能不支，虽然打了胜仗，吃饭仍是问题。红4军遵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能动用群众的财物。毛泽东、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向群众家里借用粮、油、菜等。同时，要求留下借条，并张贴布告，说明日后一定偿还。

毛泽东十分重视取信于民。50多天后，当红4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银圆，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当地百姓收到红军送来的银圆，又惊又喜，纷纷赞扬：“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红4军借粮还银圆的做法，在当地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史
军发现

长征

第5385期

上号召“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彦涵按照这一精神要求，在自己1940年创作的《保卫家乡》年画的基础上，继续升华艺术表现，于1944年创作了《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年画。他借鉴中国传统门神的创作技法，用战士取代门神，将秦叔宝、尉迟恭的形象换成了八路军、民兵。这一年，解放区老百姓家中年画变成了新的门神——守护他们的八路军、民兵。

八路军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年画，形象地展示了敌后战场军民合作的新气象。民主人士李公朴在解放区看了这些年画之后，大为赞赏。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每个村庄里，你也可以看见每家门上贴着的门神已不是秦叔宝、尉迟恭，而是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手持红缨枪和亮闪闪的大刀的自卫队队员的英姿……

随后，彦涵的部分作品被李公朴带到国统区，又转送给报道中国抗战的外国记者，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阵营颇具影响力的美术作品。

伴随着八路军的武装斗争，八路军制作的年画最终战胜了日军的年画。老百姓宁可掏钱买八路军的年画，也不要日本人白送甚至加礼物的年画，八路军打贏了一场特殊的文化战。这些作品成为中国木刻的新开拓、新探索和新尝试，这些年画也成为国际版画界著名的“新年画”。

“年画战”

■刘波

的美术工作者来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听到朱德总司令“笔杆赶不上枪杆”和“笔杆必须赶得上枪杆”的讲话，看到日寇模仿民间艺术形式印制的宣传品“神判”（判官图）后，大家决心以木刻刀为武器，趁1940年春节，与日军展

开一场“年画战”。几经研究后，彦涵、胡一川、罗工柳、杨筠等美术工作者采用传统木版年画的色彩套印方法，创作出一批反映抗战的“新年画”作品，并请民间年画艺人在春节前印制出来。

除了发放一万多张年画外，胡一川和杨筠还背着年画到镇子上摆摊叫卖，结果大受欢迎，当场卖掉几千张。彭德怀看到年画后，亲自给木刻工作团写信，表扬这些年画创作者。

1940年2月1日是大年初一，朱德出席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武乡县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并讲话，勉励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利用文艺的武器进行对敌斗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艺术工作的方向》的长篇讲话，肯定了木刻工作团这次年画创作所取得的成绩。会后，八路军在木刻工作团基础上成立了木刻工场，首任场长为彦涵。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套色木刻《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1944年)

记史

1950年12月31日，“三八线”附近，凛冽寒风卷起漫天飞雪，气温低至零下25摄氏度。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向“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三八线”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

战役发起前，志愿军从上到下进行了缜密的战前侦察。第39军第116师派出侦察人员连续3天趴在临津江北岸前沿阵地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南岸峭壁中多条宽窄不一、利于突防的裂沟。随后，师组织各团进一步观察研究，确定了突击连可以利用的4条攀爬通道。

为避开敌空中火力打击，总攻一周前，志愿军连续校对日落时间和敌机飞离我阵地上空的时间。最后预定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这中间的23分钟成为最佳炮火准备窗口。为保证成功突防，志愿军利用江北岸自然沟壑筑出发阵地。攻击发起前，全师7500余人、70余门火炮、500匹骡马均严密隐蔽，在距敌阵地最近不到150米处潜伏了18个小时。12月31日当天，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乘飞机进行低空巡视，也未发现我军即将发动攻势的迹象。16时40分，志愿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北岸飞起一串耀眼的信号弹。数千勇士从潜伏阵地中一跃而起，冒着南岸射来的弹雨，跨过刺骨的冰河，兵锋直指北纬38度线。

志愿军的炮火和冲锋号在傍晚响起后，李奇微如梦方醒：“真没想到，中国军人在这片毫无生机的荒原上发起了元旦攻势。”而这时，他的前沿防线早被打得千疮百孔。

志愿军右纵队第40、第50、第39、第38军各担任突破任务的指战员，在高浪浦里至永平地段上，冒着敌炮火封锁，向临津江和汉滩川南岸进攻。

汉城追击，抢占汉江大桥，相机渡过汉江，其他各军向汉江进攻，并设法准备渡江，由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担任汉城警戒。据此，志愿军各部于2日晚和3日中午继续向南挺进。

“联合国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勇猛追击下，被迫于1月3日下午自汉城撤退。李奇微命令自下午3时起，汉城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1月3日下午，美第8集团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载工具缓缓通过浮桥。美军在撤离的同时，用汽油、炸弹对汉城、仁川、金浦机场等进行了疯狂破坏。

1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占领汉城。志愿军第50军第149师于当晚进入汉城，第38军第114师、第39军第117师各有一部分侦察分队也于同日进入汉城。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后，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受到汉城市民的一致拥护。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占领汉城表示祝贺。社论同时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在朝鲜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军，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而战，为消灭美国侵略者而战，为使朝鲜和中国妇儿的安全而战。因而他们所到之地，救死扶伤，恢复城镇和乡村，恢复朝鲜人民的和平生活。他们的伟大行动，已受到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时，彭德怀鉴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进攻中未能大量歼灭有生力量，“联合国军”似在有计划地撤退，企图利用其海空军优势，对志愿军进行南北夹击。而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后，非常疲惫，急需休整补充。为了避免前进过远而陷于不利境地，7日，彭德怀致电左右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吴瑞林及朝鲜人民军方虎山军团长：各军立即停止追击，结束战役，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并注意加强警戒和防空。

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联合国军”全部撤至北纬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及以南。在这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克服艰难险阻，经过8昼夜的连续进攻，突破了“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御，占领了汉城，并将战线从“三八线”推进到37度线附近，毙伤俘敌1.9万余人，进一步扩大了中朝两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影响。



志愿军部队向汉江南岸进发。

资料图片